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闕疑卷十八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闕疑卷十七

元 鄭玉 撰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

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

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于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别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從

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　家氏曰如傳所言鄭實叛也不聽王命而復執其使非叛而何王怒而討之亦理所當然而春秋但書狄伐鄭不書鄭之叛狄之所以伐何哉曰鄭當伐也王命方伯連帥董師以問鄭人之罪齊魯宋衛豈無為王敵愾者令乃命夷狄出其師以伐同姓之國失所以表正中國之道矣故春秋書狄伐鄭繼書天王出居于

鄭以見禍本亂源實在于此許氏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啟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定中國蓋不講于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

婦怨無終狄必有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温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

在鄭地汜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后聽其私政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于諸侯今為可矣使卜之曰吉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曰吉遇公用

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四月丁巳王入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温原欑茅之田　高氏曰此著天王啟狄師以名禍失其所居且罪諸侯之不赴其難也夫周公位冢宰而羣弟流言挾武庚以叛周公不以為吾弟而不討也今王子

帶以狄兵犯王其罪大矣襄王乃以先后之故不忍討而徃避之非所出而出非所居而居其衰弱甚矣且鄭者楚與國也始既使狄伐鄭令又避狄居鄭此又見其輕舉妄動春秋不敢斥言奔而特書出以為萬世戒穀梁氏曰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髙郵孫氏曰天王而出居于外則是天王自絶于位也自絶其位則天下非其所有不能有天下矣猶曰出居于鄭天王雖不有天

下而鄭不可無天王也春秋之義自取之者以自取為文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天王出居于鄭是也樸鄉呂氏曰襄王所以待子帶者則失其道矣舜之于象也封之有庳天子使吏治其政而象不得以有為于其國富貴之爾親愛之爾此待之之道也觀仲孫湫之言曰王怒未怠不十年王弗名也則既非不宿怨不藏怒之心及既復之必當處之有道而又使之得以通隗氏起狄師則又非不得以有為于其國

之義處之者既失其道矣鄭伯不王而以狄伐鄭富辰諫不聽又德狄以其女為后諫又不聽子帶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又弗聽于是適鄭由是言之是亦王之自出而已矣書曰天王居于鄭言非叔帶所能出之也

晉侯夷吾卒

二十三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執狐

突使召之對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初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遂奔狄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乃行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

璧焉公子受飧返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及楚楚子享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寛忠而能力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懐嬴與焉至是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

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宮中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于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 樸鄉呂氏曰傳稱去年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子圉立今年春秦伯納重耳殺懷公于高梁而經于今年冬始書晉

侯夷吾卒何也春秋之所據者魯史也左氏之所據者他書也其年月固有不同若果有懷公立而後秦納文公之事史所不書聖人亦不得而書之矣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至是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濮鄉呂氏曰衛侯燬何以

名曰黎氏言之矣黎曰燬書名者蓋燬卒于下因下文書名故此誤爾如桓十二年連書丙戌者二皆冗文爾說者見燬滅邢書名遂以為滅同姓故貶求之于經虞滅虢晉滅虞楚滅夔皆同姓也三國之君皆不名而衛侯何獨名耶且書滅邢則衛侯之惡已著安用更書名耶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衛侯燬滅邢說者以為滅同姓之故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傳寫之誤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高氏曰此伯姬乃魯女而嫁于宋蕩氏者今自為其子來逆婦是夫不親迎而姑來逆也魯不能以禮正之是棄其親戚也劉氏意林曰伯姬之嫁也固不見經今其來也且何為見經吾以此觀之内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于策不書于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愛易典主大夫之昏是卑朝廷而慢宗廟非安

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許氏曰凡不稱名姓義在殺大夫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秦晉伐鄀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高郵孫

氏曰春秋書法繼事書遂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而不言遂者圍陳所以納頓子也常山劉氏曰王政不綱天下大亂國君世子大夫歸復廢立不由天子之命唯諸侯之强有力者專之非所謂天吏而擅命與師槩有罪焉然其間善惡淺深則各存乎其文矣頓子迫于陳而出奔故楚人圍陳以納之楚人之近義可見也胡氏曰納之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乎夫陳先代之後不能以禮安靖

鄰國保邮寡小中國諸侯又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伏義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陳氏曰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盟于鹿上執宋公納頓子侈然欲廢置諸侯矣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人平莒于我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高氏曰平莒怨也孰平之自元年鄟之役魯不與莒通至是衛侯新立欲結援焉莒人請之故爲此盟以平之高郵孫氏曰春秋之義不以我公敵大夫以我公而會外大夫則皆降而稱人人微者遠尊則不嫌其敵也莒慶小國之大夫而得與公盟者衛子在不嫌也衛侯稱子者衛文公卒未逾年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尋洮之盟也　高氏曰莒請衛以平于我遣大夫以

嘗之慶盟而誠故請爲此盟謝氏曰三國兩月再盟詩所謂屢盟是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

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　穀梁氏曰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劉氏意林曰向曰齊人令曰齊師因是而知所謂弗及非弗能及也弗敢及也弗敢及者畏也故諸侯之恥莫甚乎以一國畏矣寇至不能禦去又不敢及是舉百姓而棄之者也豈爲

民父母之道哉趙氏曰寇至不知追而不及言内之無戒警胡氏曰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鄰弗及罪魯也潛師入境曰侵少則稱人衆則稱師前書齊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齊師是伏其衆以邀魯也其為譎明矣凡書追者在境内則譏其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酅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遷辭也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魯皆私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譏之

夏齊人伐我北鄙

家氏曰春而侵我西鄙公追之而不敢及蓋為齊人所侮故又與北鄙之師魯之君臣專事畏縮國之不競良有以也

衛人伐齊

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

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恊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潡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高氏曰衛人伐齊之喪助少陵長遷怒于邢

而滅其國不義甚矣公既與其君盟于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齊人以是加兵于魯至是衛以齊嘗與邢狄謀已故乘其勞困而伐之亦所以救魯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張氏曰僖公初年頗有意于治國務農閔雨國以殷富中年以來漸肆荒怠初附齊桓浸失政于大臣齊桓既没不及閒暇修明政刑民

事既荒國備不立齊人再伐已不能支而遠乞師于夷狄春秋特書如楚乞師深罪為國之無謀也泰山孫氏曰齊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之惡魯不能内修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高氏曰楚夷狄也齊中國也中國而相侵伐不過以禮義相責廉恥相厲耳魯君見侵于齊不治其禮義之所不至而使之不來乃使其臣乞師于夷狄是不有天子而導夷狄以伐中國

也荆蠻而伐中國是異類將偪人此天下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聖人不敢斥言公而以公子遂如楚乞師者罪遂之乞師乃所以深罪公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劉氏意林曰國滅而虜無不名者國滅罪也虜服辱也而夔何

以獨不名夔之所以取滅者乃非其罪故假之也夔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者楚祖鬻熊夔祖熊摯是不得祀者也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夔子可謂若于義矣而楚反以是滅之春秋以謂非其罪也故黜楚而伸夔夔雖不幸而實無負于義有王者作興滅國繼絕世則夔庶幾矣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以其善于晉侯也叛楚即晉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高氏曰魯乞師于楚楚自謂可以得志于中國欣然為之出師于是滅夔過宋境則又伐宋而圍緡也楚于是輕用其師矣魯一乞師而二國先受其害如此夫宋自泓之敗不復與楚爭衡今楚以其不附已而又討之故書伐書圍以見夷狄之恣横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寘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　高氏曰齊人加兵于魯魯欲報之當請命于天子會諸侯以同討其罪夫楚豺狼也安可逺名其師來入華夏以伐親隣之國乎胡氏曰楚强魯弱而能用其師進退在已故特書曰以以者不以者也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已有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謝氏曰以楚師伐齊以夷狄之衆伐中國也以楚師取穀以奪邑之

利示夷狄之衆也名夷狄寇攘中國必始于此矣無晉文復興于後則中國將胥為夷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公卑杞杞不共也　高氏曰杞子魯甥也自莊二十七年來朝後不復與我通自城緣陵之後亦莫與諸侯會蓋習于淮夷甚矣家氏曰二十三年杞子卒書曰杞子夷也杜氏謂成公始行夷禮故于其卒貶之今而來朝則成之子也亦書子傳又曰用夷禮故曰

子秋而入之又曰責無禮也用夷禮而夷之固春秋垂世之法杞二王後公也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稱伯至此又貶而稱子百年之間凡四貶爵獨于一杞見之此經疑也姑存以俟攷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責無禮也　高氏曰責其朝禮之不共豈不愈于不朝乎又豈可以其來朝而反用師以報之乎況杞魯

乃舅甥之國而伯姬在焉魯人不義甚矣張氏曰人方來朝而師師入之以怨報德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

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玉曰以靖國也靖
諸内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
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
乗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楚子及諸侯
圍宋　穀梁氏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
子所以人諸侯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高氏曰
夫楚以夷狄恣甲兵之强來犯中國而陳蔡鄭許皆
中國之諸侯反會夷狄同伐之伸夷狄之强屈中國

之義故書楚與四國之君圍宋以罪之若書楚子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楚人于四君之上則四國從夷狄圍中國之罪昭然可見矣胡氏曰公與楚結好故往會盟其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而公之罪亦著矣張氏曰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公從夷之罪必待考而後見聖人之忠厚春秋之微婉也家氏曰此夷伐也而中國諸侯與之俱伐夷會也而中國之諸侯皆與于會中國之恥也春秋之法盟主爵

而諸侯人者有矣未有盟主人而諸侯爵者也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楚子以主中夏之盟也亦以正諸侯從夷之罪也雖然楚始會諸侯伐國而晉文之霸業興矣蓋泓敗之明年而文公入于晉楚圍陳之明年而文公以兵勤王威聲氣焰已動于海內楚之君臣頑冥不靈猶謂霸功可以力致遂會諸侯圍宋以為宋亡而海内無復可霸之國孰知宋圍方急晉救旋至反以是開文公之霸業乎嗚呼周室不競天開

二霸以整齊中原脫斯民于左衽齊桓基之于前晉文繼之于後天實為之豈人力所能致哉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二十七年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昬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于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于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于欒枝先

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將用其民于是乎出定襄王以懐民生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至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

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胡氏曰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至是侵曹伐衛再稱晉侯譏復怨也樸鄉呂氏曰晉文初見即書晉侯予霸之辭也先是晉文公過曹衛曹衛不禮焉則侵曹伐衛者所以討無禮也然觀春秋書此曰晉侯侵曹曰晉侯伐衛特出晉爵而不厭其辭之繁則知其予霸之辭也若是修怨之辭聖人必畧其事矣家氏曰侵曹伐衛以救宋也不言救宋其事關係乎中國甚大非特救宋

而存宋也　愚謂純乎天理之公而絶無人欲之私者王者之道也假乎天理之公而雜以人欲之私者霸者之事也况晉文又霸之譎而不正者乎今以傳考之方宋人告急狐偃言于文公曰楚始得曹而新昬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齊宋免矣則是舉也為霸討明矣然以衛侯請盟晉人不許觀之則報怨之心亦不能無焉蓋因侵曹伐衛以成救宋之功而曹衛之不禮亦因以報焉所謂假乎天理之公而雜以

人欲之私者也雖然春秋所書蓋以事功言之而許其為霸爾非原其事而貶其修怨也故予其爵而重書之所謂其中有大美者也或曰齊桓公亦霸也春秋書人久之伐楚之後始進而書爵今晉一舉即予其爵何也齊桓創霸故其事難成晉文繼霸故其功易就春秋因其事功之成就而予之豈計其難易先後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羊氏曰内諱殺大夫謂之刺也杜氏曰内殺大夫皆書刺言用周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劉氏權衡曰傳謂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說焉然則魯妄以罪惡誣殺買耳非買之實不戍也則春秋曷為遂從其誣辭直以不卒戍罪買哉疑買見機設權不卒戍事而公貪與楚歡遂以不卒戍罪買不復計其權也　按此經殺公子買畢楚人乃救衛而傳云楚人救衛不克公乃殺子叢與經相背其言詎可信哉意林曰買

貴矣率師以戍諸侯何以不書耶然則買自不得書者也買受命而出在疆外矣進退得専之欲權宜以避晉難故不卒戍也可謂識變矣而魯反誅之魯之脅于強楚不察忠臣之心甚矣故春秋憫而進之以此不然買之徃何以不書耶胡安定先生曰公叛晉與楚故使公子買戍衛且晉之兵力非買之所抗也故不卒戍而歸公聞楚人救衛懼其見討故殺買以悦楚僖公內殘骨肉外悦強夷其惡可知胡氏曰刺

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卒戍刺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從令乃殺無罪之士將以苟悦于强國于是乎不君矣故特書其故以貶也

楚人救衛

陳氏曰楚嘗救鄭矣不書于是始書救為晉人之霸楚欲救之而不能也家氏曰書救有二有善其能救者有不與之以救者中國諸侯見侵于强暴盟主救

之春秋之所善也中國諸侯叛而從夷盟主伐之夷狄救之非春秋所善也楚自去年帥諸侯圍宋將為必取之計晉文公起而圖之侵曹伐衛皆所以救宋也春秋不以救宋書者為文公此舉關乎中夏存亡盛衰救宋不足以盡之耳晉不書救而楚之于衛乃以救書夫豈善楚之能救衛乎　愚按春秋書救未有不善之者也故議者謂救在夷狄則罪中國今楚救衛所謂救在夷狄者也獨以為非善之何也蓋救

者善則伐者惡伐者善則救者惡矣晉伐衛討其從夷之罪也所謂伐之善也楚人救之黨其從夷之人耳非有救災恤患之心也安得為救之善乎然則春秋何以書其救所以見晉之伐其必救制之得其道能致城濮之戰而成服楚之功也豈可與其他書救例觀哉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人患之聽輿

人之謀曰稱舍于墓師遷焉曹人凶懼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凶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宫而免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于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于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

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高氏曰十九年宋襄公圖霸首會諸侯于曹南而曹先背之襄公自是不得志于諸侯及盂之會楚人執宋公以伐宋而曹伯實與焉故晉侯行霸而首先為宋加兵于曹既入其

國遂執曹伯以畀宋人畀宋人者亦所以致楚師且以宋連年困于楚欲連宋兵使之同致力于楚也張氏曰自晉侯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謝氏曰凡執諸侯及大夫皆奪爵稱人晉侯因入書執而不曰人者文繼上事不可復稱其人故也晉文之侵曹也曹人不服故文公入曹執共公以畀宋人楚嘗伐宋圍宋曹嘗與楚執宋公然則以共公畀宋將以激楚也入其國執其君執不以罪而以激

楚執之不以歸王而以畀宋書執曹伯著其服人以力也書畀宋人著其譎而不正也胡氏曰曹伯羸者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辭令遽入其國既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譎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于禮亦多矣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

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

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

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憑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

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已晉侯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

穀及癸酉而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于是大服　胡安定先生曰往者齊桓既死楚人復張猖狂不道欲宗諸侯與宋並爭欲取宋者數矣天下諸侯無敢與楚抗者晉文一出討逆誅亂以三國之師敗得臣于城濮自是楚人遠屏不犯中國十五年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不旋踵而見春秋最美文公以其有城濮之

戰也師氏曰晉書爵貴善圖霸也于齊宋秦書師明晉侯之善得衆而來助者不一也胡氏曰楚稱人貶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當此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初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復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荊楚恃强憑陵諸夏滅黄而

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侯大夫不能救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爭令又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髪左袵宜有美辭以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仲尼雖老于行而不悔其有以夫高氏曰楚子知得臣不可使也而不能不使知晉侯不

可敵也而不能不敵是恃其强衆自取其敗績也董仲舒曰戰不若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盟不若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故城濮之戰名陵之盟皆春秋之所許者以其俱有攘夷狄之功也樸鄉吕氏曰齊桓之楚雖曰猾夏然未至偃然與中國並驅爭先也故齊桓猶可以徐為之謀晉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名陵之盟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致于楚師

敗績不已葢桓公之所為將以服強楚之心而文公之舉事所以挫强楚之氣也二公所遇之敵不同故其用計亦異而立功之緩急亦如之其有功于中國則一也然嘗思之則有以見齊桓之正而晉文之譎何也召陵之師規模既定區處既當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晉文欲救宋而侵曹伐衛此固兵計之所當然又懼楚之遽退師也于是為之執曹伯以畀宋人楚方愛曹而惡宋其肯遽退師

乎迨子玉使宛春告晉以釋曹衛則又私許復曹衛而執其使者楚怒于使者之見執也能不請戰乎及其將戰則又避楚三舍名曰報施實則示怯以誘子玉也子玉剛而無禮喜晉之怯能不進戰乎一致師之間而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以一言而謂之譎豈不信哉然則城濮之戰春秋固與其功而無取其道也齊桓公三十年而後有名陵之盟葵丘之會晉文公霸者之事為之畧盡皆在于一年之間故齊桓猶有

近正之意晉文則太譎矣齊桓猶有近厚之心晉文則太迫矣朱子曰文公伐衛以致楚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臨江劉

氏曰稱國以殺大夫罪累上也此殺有罪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惡楚子也楚子知其不可使也而不能勿使知其不可敵也而不能勿敵是亦棄其師之道也師氏曰書師敗績繼書殺大夫得臣以著楚子不能自責全歸過于得臣不勝其忿也高氏曰晉文公聞其死而後喜可知曰莫余毒也已蓋其為中國之害如此令以敗績自殺則中國之害除其一矣然聖人以公恕待天下豈若樂禍幸災者哉故以諸侯專

殺大夫之例書之以待吾中國諸侯者而待夷狄是乃所以正其狂僭之罪也胡氏曰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

受盟　胡氏曰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夷于文公何罪乎衛之禍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不許是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其道無由也向使文公釋怨許衛結盟南向諸侯棄楚而歸晉矣忿不思難惟怨是圖必使衛侯竄身無所奔于荆蠻歸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文

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惟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春秋于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重文公之咎蓋端本議刑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

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

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　謝氏曰衛子成公弟叔武晉文旣逐成公乃立叔武主衛叔武稱子以未逾年君目之成公義不絶于國文公以私忿逐之立衛子非正也書衛子罪其専廢立也胡氏曰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侯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于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于名實俱亡是

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晉侯以臣名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不滅矣張氏曰聖人于易坤五爻繫之辭曰黃裳元吉謂必得中居下則大善之吉也文公于勝楚之後即帥諸侯朝天子然後受侯伯錫命對揚之策大輅戎輅彤弓虎賁之賜乃合于在師中吉而當三錫之命以懐服萬邦即所謂黃裳元吉得坤德之正矣文公

負震主之威不帥諸侯朝王而致天子屈尊下勞失正位居體之道非所以正天下大分若書天王下勞而列踐土之盟則尊卑倒植綱常易矣故即其可書者記之而天王下勞沒而不書以示天下之大訓也

陳侯如會

公羊氏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杜氏曰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師氏曰謂之如會言出于自然非晉强之也謝氏曰晉文却强楚尊王室諸侯皆聽命于晉故八

國會踐土為盟陳雖與楚以王命之重諸侯畢至穆公不待徵召亦如會從盟書陳侯如會以示人心樂於從王也使文公有尊周之實則王室安有不興者哉

公朝于王所

穀梁氏曰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謝氏曰天王所在曰王所踐土之會襄王往勞文公晉為王築宮踐土因率諸侯朝焉故踐土稱王所踐土密邇王室朝

于王所而不于京師文公失事王之道也陳氏曰外
朝王不書書魯以見其餘也高氏曰天子不下堂而
見諸侯令乃出王畿以從諸侯之會尊卑倒置不可
以訓故但書公朝于王所而知天子之在是矣程子
曰古者諸侯以時朝聘于天子天子以時聘問于諸
侯故上下交泰尊卑有禮而天下治春秋之世王室
微弱諸侯莫有事君以禮者矣以二百四十二年之
間書公如京師者一公朝于王所者二而已且所書

成公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伐秦七月公至自伐秦蓋成公之行實會晉伐秦因道京師而名曰朝王聖人于魯事有君臣之義常遷就而為之辭然不書曰朝且考其前後所書亦以見意也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勞晉侯于踐土晉侯召王之河陽兩書公朝于王所不書諸侯而獨書公又曰朝于王所則不成朝可知矣魯既無朝王之禮而臣如京師者又止有五書

不曰聘則不成聘亦可知僖三十年公子遂之行復遂如晉非専使也天王使宰周公來聘而使遂往又遂如晉不敬莫大焉魯之于王皆不足以成朝聘之禮而天王使來聘者反有七焉王者微弱諸侯不臣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可見也胡氏曰古者天王廵狩于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宫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供給調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令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

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蓋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訴元咺于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

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恊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恊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

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樸鄉呂氏曰書歸之義有二書其所自者著之也不書其所自者畧之也衛侯自楚歸于衛言歸自楚則背華即夷之罪見矣胡氏曰衛侯名以殺叔武也初歸稱復再歸不稱復此春秋立法甚嚴而待人以恕鄭初歸殺叔武既名之猶意其或出于誤而能革也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竟不悛矣故不稱復諸侯嗣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絶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師氏曰晉會諸侯盟于踐土元咺嘗奉衛子以與會盟及衛侯復歸元咺慮以奉衛子之故得罪衛侯于是出奔以避之然不奔他國必奔于晉者以前奉衛子之事告于晉高氏曰夫為臣而訴其君可乎晉人執衛君歸之于京師為是故耳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胡安定先生曰無故而來書之以著其非禮

公子遂如齊

高氏曰晉侯既霸諸侯皆通好故復與齊平也許氏曰志伐齊之讐解也齊自孝公之立與魯好絶比相侵伐昭公元年復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修舊好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討不服也　高氏曰溫之會晉侯實以朝王為名而

合諸侯然不能朝于京師乃名王以就諸侯故先為此會以待天王之至于是秦人始與中國之會故序在諸侯之下陳共公未葬先公而出會故稱子獨衛侯不與會者晉聽元咺之訟不使之與會也

天王狩于河陽

是會也晉侯名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也懼其不能而名王就見之人見其名王之罪不明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之掩其

正也聖人伐其心迹顯晉文覲王之志且使後世之君知所行之不正則無以明其心當慎其所行也程氏學曰河陽之行非廵狩也晉文名之也而聖人特書天王狩于河陽所以伸天子之勢抑晉侯之不臣也胡氏曰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于以見春秋忠恕也　愚謂使王狩者晉侯譎詐之舉所以為不臣之罪天王狩于河陽

者春秋正大之辭所以明尊君之義家氏曰齊桓會
王世子于首止猶曰吾以尊王室也孰知繼桓而霸
者遂至屈天王之尊就而朝焉蓋會世子不已必至
名王積習之漸使之然耳

壬申公朝于王所

穀梁氏曰日繫于月月繫于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
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之行事已傎矣杜氏曰

壬申十月十日有日無月史闕文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高氏曰衛侯背華即夷雖曰有罪然晉侯旣勝楚則宜招攜撫貳以崇大德反聽元咺之訟執人之君于天子側直其臣而曲其君此非所以宗諸侯也故貶而人之程子曰歸于者順易之辭歸之于者强歸之辭也古者君臣無獄而文公惡衛侯使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刑其大夫執其君其聽頗矣雖歸于王而實强致之故曰歸之于京師也謝氏曰衛成復

歸殺衛子叔武大夫元咺以叔武訟于晉故晉文執衛侯然成公非有虐民大罪也非有不可容之大惡也晉文遽以兵威逼而絶之其出奔也即以衛子為君其復歸也即以元咺之訟執之衛子主國非正也元咺訟君非忠也逐人之君而立其臣黨人之臣而執其君失方伯治罪之義矣雖曰執而歸王何以服諸侯之心哉故成公雖失國出奔不名見執復不名以示義不當絶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高氏曰為人臣而訟其君雖直亦曲矣晉侯聽其臣子之訟而執其君非霸者所以靖亂之義也書曰自晉侯之罪亦已明矣衛侯執而元咺歸故書復歸以見其罪何則諸侯失國而復歸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而復歸非正也大夫不世也故大夫復者位已

絕矣謝氏曰元咺以臣訟君衛之大逆也晉文不道使咺復以臣子歸國書復歸明其罪大以絕于國為天吏者在所誅絕也自晉侯伐衛君以逐臣見執臣以訟君復歸使君臣相抗更主衛國誅釋廢置之柄亂矣衛之禍晉為之也故元咺出書衛歸書衛以著咺之專國也出奔書晉歸書自晉以著晉之病衛也師氏曰先書晉人執衛侯繼書元咺自晉歸似言晉之執衛侯止為元咺設耳豈有為人臣來奔而執其

君以歸其臣耶

諸侯遂圍許

胡安定先生曰此會溫之諸侯也公羊氏曰遂繼事也謝氏曰晉文以尊周之命率諸侯朝王臣子之大義也許獨違命不從罪矣為盟主而不以禮信結諸侯許再不至奉辭伐之可也乃恃衆挾勢圍以迫之諸侯之失于是乎在故書遂圍以譏其甚焉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　師氏曰曹伯方執不名而復歸書名原始要終或譏晉侯或罪曹伯各有攸當也曹伯復歸之後欲革前此背中國之

非鋭意從諸侯以圍許書遂會諸侯圍許著曹伯畏晉不敢後也陳氏曰執君不名歸然後名之執書曹伯歸書曹伯襄名之者亦失國之辭也謝氏曰衛侯出奔不名歸國稱名稱復歸曹伯見執不名歸國稱名稱復歸其義一也胡氏曰曹伯以賂歸國春秋名之比于失地滅同姓之罪以此知聖人嚴性命之理其説行而天下定矣豈曰小補之哉

春秋闕疑卷十七

春秋闕疑卷十八

元　鄭玉　撰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餼之芻米　高氏曰介東夷之國葛盧其名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法自外至者書來介葛盧白狄也蓋聖人之意凡曰來者皆以不來為善也陳氏曰公猶在會不見何以書介東夷也未通于上國一歲再至意將安在乎故亟書之介人侵

蕭譏有以來之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　程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王城又與王人盟强逼甚矣胡氏曰翟泉近在洛陽王

城之內而王子虎于此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于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而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此正本之義也陳氏曰晉初以大夫盟王子也向也踐土之役王子虎不書涖盟也今以大夫盟王子文公之志荒矣以大夫交政于是始文公為之也劉氏意林曰揚子雲曰節莫差于僭此之謂矣善為天下者于此乎防之

安有失哉

秋大雨雹

胡氏曰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激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陰霾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當是時僖公在位日以季氏世卿公子專權政在大夫萌于此矣

冬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春晉人侵鄭狄閒晉之有鄭虞也夏侵齊　胡氏曰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

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

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
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
衛侯使賂周歂治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
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　穀梁氏曰稱國以殺罪
累上也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
而後入也常山劉氏曰殺二大夫以上不書及者其
事同殺之志均故也殺其大夫某及某者以某之故

而延及某也胡氏曰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為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為國人之所惡也故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于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濮鄉呂氏曰衛侯之出奔楚也其會盟書衛子則是叔武嘗在位也故其歸也書曰衛侯鄭復歸于衛衛侯之被執也書公子瑕無

異辭則是公子瑕未嘗在位也故其歸也但書曰衛侯鄭歸于衛書復則是失位也書歸則是未嘗失位也謝氏曰觀春秋不名于前稱名于後而晉文迫逐衛成衛成屈辱失國其罪由此見矣觀春秋稱復歸于前稱歸于後而晉文已絕衛成衛成未絕于衛其曲直由此見矣　愚謂衛侯曹伯于其執也而即名之則無以著晉侯恃强凌弱廢置由巳之暴于其歸也終不名之則無以見二君失國甘心忍辱不能振

勵自新之罪況為國君而為人所執則無復諸侯之尊而同于匹夫矣故聖人哀之不生名之使存其諸侯之貴及其歸也則復為諸侯矣而委靡無恥猶為匹夫之行故聖人責之特生名之使儕于匹夫之賤此又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晉人秦人圍鄭

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

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公曰吾不能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隣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

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于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高氏曰此晉侯秦伯也曷為人之非霸討也初晉侯

之亡也過鄭而鄭不禮焉及晉文之霸也旣與同盟
會矣而于此復修怨焉名以貳楚而加之兵秦人中
變師卒無功故貶稱人也謝氏曰德義馭國之大柄
也晉文侵曹伐衛皆不以德執曹伯執衛侯皆不以
義是以令不行于許而圍許信不行于鄭而圍鄭故
王者先德義後兵革垂衣拱手而天下歸之胡氏曰
孟子曰有人于此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仁無禮與不忠歟仁且有禮而忠矣其横逆猶

是也此亦妄人耳而君子蓋終不之校也故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而已矣今鄭伯之于晉公子特不能厚將迎贈送之禮而未嘗以横逆加之也坐此見圍為列國者不亦難乎晉人以私忿勤民動衆圍人之國秦伯惟利為向背從燭之武之言不以義舉二國結豐連兵暴骨原野自此始也

介人侵蕭

謝氏曰介葛盧兩至魯乘蕭無備侵蕭前書來後書

侵為邦國不虞者戒也高氏曰夷狄數來而我不以禮義正之致敢稱兵犯吾附庸之國而無忌憚吾國之恥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　張氏曰天子三公兼冢宰而使來聘魯用見周室陵夷大臣失

職也薛氏曰書周公之聘何非三公之事不有行人乎以宰周公而躬行人之事則天子之使非所使也師氏曰三公之職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若外此而躬細務已為非矣況下聘于列國乎濮鄉呂氏曰自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之後不書王臣下聘者四十餘年蓋齊桓之霸尊王人殊王世子不盟宰周公其尊周之意明故王臣無下聘之文至僖公三十年而後宰周公來聘者蓋晉文之霸兩致天王盟王子其伉

周之跡著故王臣行下聘之事于魯如此則于齊晉也可知矣又至宣十年而後書王季子之聘者豈其間悉無王臣下聘之事哉或恐如南季家父之類皆不見于經爾必于王季子而後見于經也觀此則齊桓晉文之優劣可見矣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　穀梁氏曰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高郵孫氏曰聖人之法

不與其以卑及尊故先京師而後晉也胡氏曰冢宰

上兼三公其職任爲至重而來聘于魯王之禮意莫

重焉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

吏周于列國此大不恭之罪履霜堅氷之漸春秋之

所誅而不以聽者也有不待貶絶而罪惡見者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

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

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　高氏曰凡取田必繫國許田邿田是也此不繫國本我田也公羊氏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于諸侯也高郵孫氏曰左氏以爲晉侯以曹地分諸侯而魯取濟西之田然按經書之與取汶陽田無異文此蓋晉侯執曹伯而反諸侯之侵地魯濟西之田嘗見侵入于曹魯于是而取之取其所嘗有之田于曹非取曹田故不繫之曹也常山劉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不

是其專奪雖取本邑復無異辭案此取濟西田成二

年取汶陽田先本魯地而皆書取若此義例據經為

合蓋春秋之義以治易亂而不以亂易亂所正者本

而已凡取人之有其惡易見而取巳之舊不以其道

者其罪難知聖人所書亦正名曰取以顯微也家氏

曰此本魯地不曰復不曰歸而謂之取者蓋魯自以

兵力復其故疆是之謂復曹以義而歸之于魯是之

謂歸魯不能復曹不能歸晉人自以兵力取之于曹

當禀命于王分正疆理示有所尊今取之曹歸之魯惟所欲為春秋不與魯以歸疆不與晉以霸討是故書取蓋貶也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愚謂魯知遣使如晉拜分田之賜而不知請命于周正疆理之復但知有霸而不知有王但知有利而不知有義此春秋所以于濟田之復而書取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何氏曰郊者天人相接之意也郊特牲云于郊故謂之郊郊者所以祭天也天子所祭莫重于郊于南郊就陽位也范氏曰全曰牲傷曰牛禮曰帝牛必在滌三月穀梁氏曰猶者可以已之辭也公羊氏曰譏不郊而望祭也左氏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三望穀梁以為泰山河海杜氏以為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鄭氏以為海岱淮也未知

孰是胡氏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命魯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故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以人臣而用天子之禮可乎是成王過賜而魯公伯禽受之非也揚子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于僭僭莫重于祭祭莫重于地地莫重于天諸侯祀天其僭極矣春秋欲削之則無以志其失悉書之則歲事之常有不勝書者是故因禮之變而

書于策或以卜或以時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于變之中又有變焉者悉書其事又曰天子有方望而無所不通諸侯非名山大川在其封内者不祭魯得用重禮視王室則殺故望止于三比諸侯則隆故河海不在其封内亦祭然非諸侯之所得為也程子曰始亂周公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記曰魯郊非禮也周公其衰聖人常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

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于周公亦是所當為爾人臣而不當為誰當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也假如功業大如周公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又曰魯用天子禮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仲尼于此著之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師氏曰婚姻之禮以媒妁之言將父母之命則可矣世豈有姑躬行求婦之禮耶以匹婦而為之亦不免於失禮況國君之夫人乎胡氏曰蕩伯姬來逆婦而書者以公自為主失其班列書也杞伯姬敵矣其來求婦曷為亦書見婦人之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令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境中婚姻大事

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為婦人亂政之戒此義行無呂武之禍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胡氏曰帝丘東郡濮陽顓頊之墟亦衛地也狄嘗迫逐黎侯

寓于衛而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戎嘗伐凡伯于楚丘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人所滅東徙渡河矣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而衛國忘亡今又為狄所圍其遷于帝丘避狄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强盛衛侯不能强于政治晉文無卻四夷安諸夏之功莫不見矣謝氏曰狄侵齊晉不能討故圍衛狄圍衛晉不能救故衛避狄于帝丘邢衛之遷皆自遷也二國之遷自弱之道也或曰太王何以去豳遷岐曰

邇之遷也其民樂衛之遷也其民憂邇之遷也其民安衛之遷也其民危故邇之遷也周以興衛之遷也衛以弱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衛人及狄盟　胡氏曰不地者盟于狄也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衛也

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非春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　樸鄉呂氏曰蓋嘗考論重耳之行事而質諸齊小白之所爲然後知聖人譎正之辨小白二十餘年畜威養晦始得名陵之盟重耳一駕而城濮之功

多于名陵小白屢盟屢會遅回晩歳始會宰周公重耳一年再致天王而温之事敏于葵丘小白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蔡葵丘失陳重耳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敢不至其得諸侯又盛乎小白者也然重耳之功多于小白事速于小白而義尤乖于小白者也小白殊會世子不敢盟宰周公所以重王室而重耳兩致天王盟王子虎則悖矣小白首止之會為定世子而首止衛地無逼尊之嫌重耳

盟于翟泉洛陽城内地也則逼矣小白凡大盟會未嘗使大夫與盟而重耳翟泉之盟使大夫主之則大夫交政自是始矣小白之霸也諸侯未服不過伐其國執其臣未嘗執諸侯也重耳則執曹伯復曹伯執衛侯復衛侯惟巳所恣矣小白寧不得鄭不納子華之請懼其奬臣抑君不可以訓也重耳為元咺執衛侯使元咺得以自恣則三綱五常廢矣小白得江黄不用以伐楚葢但使之為吾聲援耳重耳謂非致秦

不可與楚爭楚之抑而秦之興矣小白之霸王臣無下聘諸侯者重耳之霸則宰周公下聘列國矣小白之霸伐戎三救諸侯四城國三猶以中國諸侯為念重耳之霸則狄侵齊而不救衛遷帝丘而不之恤矣大抵小白緩于圖事重耳急于成功小白猶志于尊王室重耳乃敢于致天王小白猶有救災恤隣之心重耳獨以立威為己念城濮之役其所以折楚人之氣者正欲以爭諸侯爾豈真有攘夷狄安中國之誠

心哉然則聖人譎正之辨可謂深切著明也家氏曰齊桓優游不迫猶有周家盛時氣象晉文則淺狹迫急漸有戰國秦漢之風蓋申商之萌蘖也小東萊呂氏曰齊桓成霸業却無迹晉文成霸業便有迹桓公霸業緩成文公霸業速就此晉文所以不如齊桓然桓公霸業不繼而文公雖死霸業不絶者管仲一身任事不為齊求人材而晉專務收人材狐趙之徒倡推賢讓能之風于上一國所以皆有此風至臼季見

冀缺于田野之間其夫婦敬相待如賓臼季歸即薦
之文公文公以為下軍大夫以此見非特朝廷如此
相遜而田野亦莫不皆然直至景公時范宣子讓其
下皆讓波流之及至于如此故晉之霸業所以長久
桓公之霸業所以不永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三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
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

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于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至是秦師過

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脱入險而脱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

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間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高氏曰三十年晉與秦之圍鄭也鄭使燭之武見秦伯而説之秦伯反使三大夫戍鄭而去今秦大夫之戍鄭者請于秦伯使潛師而來可得鄭國于是秦人興師歷晉踰天子之都將以襲鄭鄭有備而遂入滑蓋秦伯之反覆如此高郵孫氏

曰傳載秦出師之迹以為滅滑而還然經但書入而不書滅蓋未嘗滅傳之説非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　家氏曰前日宰周公下聘公當朝于京師以拜天子之寵命文仲曽不一言及之今國歸父修交聘之常事遽勸其君以朝以是為諂可也乃

曰服于有禮社稷之衛豈非欺乎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

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于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

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高氏曰晉文公以攘夷狄主盟中國今卒未逾年而秦輒興兵以加中國既以入滑又伐鄭不蚤治之則秦亦張矣楚患未已而加之秦中國則殆矣襄公墨縗行師而敗之直書曰敗秦者所以惡秦而與晉之勝也然而背殯

興師外連姜戎忘親背惠結怨名寇兵連不解者數十年使兩國之民疲于報復死于戰陳者因襄公此舉之暴也故貶稱人凡諸國行師皆以主兵為首未有言及者然戎蠻不分君臣常在中國之下若不加及則嫌晉人為未命之卿例序于姜戎之上故特加及字明以尊及卑以晉人及姜戎則所為晉人者非卑也晉侯也樸鄉吕氏曰晉父喪在殯而結姜戎以伐婚姻又且戹人于險晉之惡可知秦客人之館而

謀其主利人之危而襲其國越人之境而不虞其棄師秦之惡可知書曰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則晉人結戎狄用詐戰厄人險之罪著矣先書秦人入滑繼書敗秦師于殽則秦人勞師襲遠越境棄師之罪著矣又書于晉侯卒之後則秦人間晉之喪而越其境晉人背殯出兵之罪又皆著矣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因晉喪也　薛氏曰無霸也許氏曰晉文未暇攘服要荒是以方其霸也則狄且侵齊圍衛使天假文公以年則必將有討矣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高郵孫氏曰夏公伐邾取其邑秋又使其臣伐之春秋一切志之用見天下無王而諸侯暴横侵伐無已也胡氏曰此皆不勝忿欲報怨貪得恃强

凌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罪自見矣家氏曰晉霸國也魯望國也望國當以德義為重豈待霸國率之而後正乎齊桓之末宋楚爭霸魯于是乘之而伐邾歲至于再今晉文方殁秦晉交兵魯復于是乘之而伐邾歲至于再望國之不能望職此故也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于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胄

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兾見兾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罪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

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高郵孫氏曰春秋中國敗戎蠻不言戰戎蠻無敵中國之道治則戎蠻不來來斯敗之而已晉人敗狄于箕不言戰春秋敗戎蠻之法也陳氏曰中國敗夷狄不書惟晉特書之病晉也故晉侯貶稱人晉率天下諸侯以攘夷狄存中國也前年狄侵齊去年狄侵衛衛為之遷帝丘而晉不能救于是伐晉蓋僅而後勝

也高氏曰兩書晉人之勝亦以見襄公在喪一年之間敗秦敗狄威聲四振不墜文公之業故諸侯畏之而不敢叛異乎齊桓死而諸侯共起伐之者矣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家氏曰三十年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不往朝而使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無王之罪大矣今年二月齊侯使國歸父來公乃躬如齊報謝其施于天王者甚慢所以事大國者則過

乎恭積之漸使之然耳春秋備書其事不加貶而義自見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反薨于小寢　穀梁氏曰小寢非正也左氏曰即安也胡氏曰周制王宫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眂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眂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宫為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宫則列國之制蓋降

于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爾君終不于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于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家氏曰當春秋之世先王禮教漸壞而君歿不以其地史臣猶謹而志之此古意之猶存者是故春秋因之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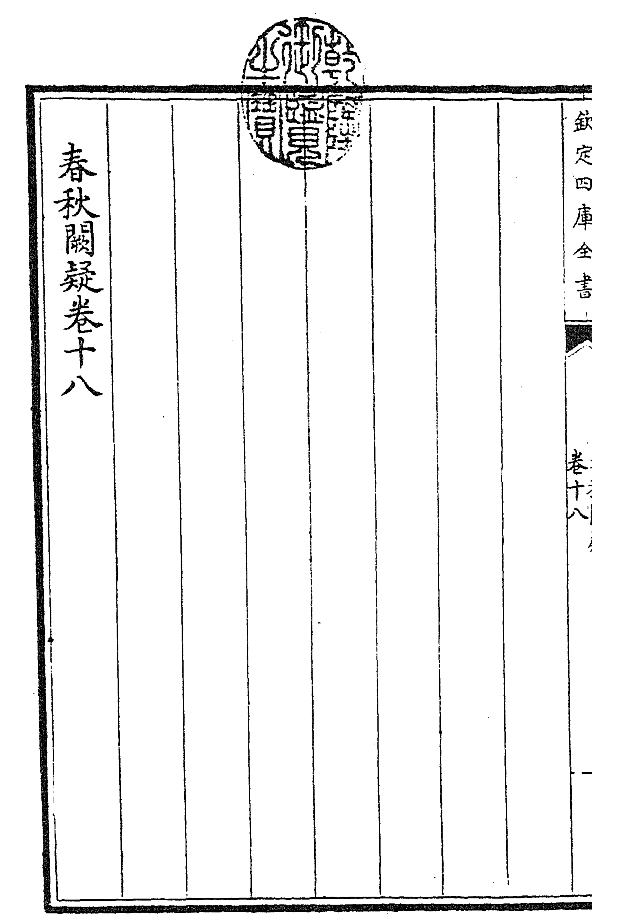
高郵孫氏曰陰陽四時之氣天地所以生殺萬物者也雨露生之霜雪殺之天地自然之氣而四時之常

也皇極之道行而和氣塞于天地之間則陰陽之氣有常而生殺以時也彛倫攸斁而干渇于陰陽則當生者不生當殺者不殺雖天地之大無窮而陰陽之氣無形然以其小可以驗其大以其近可以推其遠春秋之十二月夏時之十月也十月隕霜而草不死李梅實皆異之大者也春秋之法為災而及于民物者則書為異而反常者則書十月之霜草當殺而不殺十月之李梅不當實而反實天地陰陽之義非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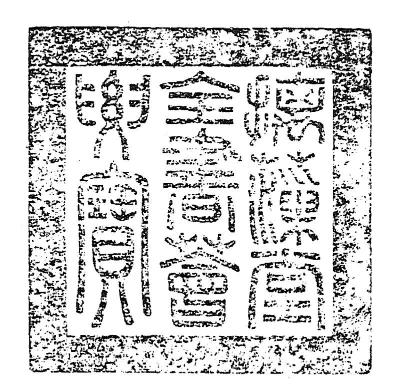
可怪者也胡氏曰哀公問于仲尼曰春秋隕霜不殺草何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其論隕霜不殺草則李梅冬實葢除惡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于楚也　師氏曰許嘗不與晉文之盟會而晉文圍許葢以背盟主而有即夷狄之心為可罪矣然春秋猶不取其圍以其恃勢也今晉襄苟有意于不墜文公之業則修其所以為盟主之德政會盟諸侯以結其恩信俟霸有漸而許不至從而伐之猶不為過豈有不紹晉文之德而先紹晉文圍許以伐許乎人之宜矣



春秋闕疑卷十八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舉人臣呂燕昭